

四庫

全書



第一六六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大全

明 胡廣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

序論
年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盛衡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大全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大全三十七卷明永樂中胡廣

等奉勅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

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

畧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

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提要

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為主蓋遵

當代之法耳應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

稍為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

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

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

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

成書雖奉勅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

給可康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

於廣等之敗闕可謂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
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
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則屈經以從傳
至於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謂之合題
紛紛糾結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
其波也迨我

皇上欽定春秋直解一書於胡傳銘刻不情迂濶
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經
提要

三

頒布學官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
微旨乃灼然復彰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
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
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
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
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
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經
提要

三

春秋大全序論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

汪氏曰晉董狐齊太史楚倚相之類朱子曰薛

士龍謂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且

二十五家為閭閻尚有史況一國乎春秋魯史爾

杜氏曰春秋

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仲尼就加筆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啖氏曰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汪氏曰文定傳心之說發先

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序論

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人皆

可為春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

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

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

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

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

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

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

汪氏曰春秋書

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

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佖夫弟叔盼弟年兄繫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

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

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汪氏曰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

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舍闕祫禘所

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

侵伐戰克蒐狩城築軍賦之類所以明軍禮之分書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序論

幣逆送勝致之類有德者必衰而善自此可勸

汪氏曰如字子

突嘉季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

汪氏曰如名宰其

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

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

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

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不得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

惡則發乎詩之情

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

義而得東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

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然後知又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

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旻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

發乎詩之情也

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

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

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乎書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

胡氏曰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

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眾妾之可偕書歸賵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

莫親於冢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郭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

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

胡氏曰紀兵則以教人為善書戰則以受伐者為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堠禁

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著權制則盡乎

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也

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

常奉凡此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

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

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

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

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

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

若見聖人親民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

王氏曰權然後知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人

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姑萌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

哉文定此語非真見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

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

宋鑑熙寧四年中書定科舉法

百王

之有

要矣

不

人

精如

有

宙

矣

輕

在

惟

人

者

苟

非

用

獨

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
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與

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

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王氏曰文定作傳當

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宗及二后被虜於金國

遭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

隅忘若父大讐不取與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

稱藩既無外攘之計又乏內脩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

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為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

賊為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為重也是書以紹興

六年投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

得尤遠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大全

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

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兩正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

十頃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春秋傳

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讐以雪君父

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

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

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

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

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

以道明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大全

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

秋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

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

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

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總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八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

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九

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十

也 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已絕亂之道也 禮一失則為異端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孟子言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春秋

謹內外之辨 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

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 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 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自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

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十一

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

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

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已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十二

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墜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

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為父子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十三

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謂此類耳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

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從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十四

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人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丟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王室內諸夏

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十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

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春秋初時天王尚畧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纔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纔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

葬亦無意義 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
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
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子其
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 問孟子說春
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竊取在此人見者
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
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
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 或人論春秋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七

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惡可
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
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
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
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春秋傳
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
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
致也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

子嘗聞春秋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
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
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
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
引以為據耳 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
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
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問孔子有取乎五伯
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子五伯其中便有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八

箇奪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
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
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
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
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
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
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

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痾瘕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槩以例觀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為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

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九

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建安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尊王室而正僭竊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與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與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是非

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可堂吳氏曰春秋為討賊而作也始也聖人懼亂賊終也亂賊懼聖人然則春秋之義無他亦求之兩懼之間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聖人則稟夫天理之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十

故天敘有典唯聖人能敘之天秩有禮唯聖人能秩之天命有德唯聖人能命之天討有罪唯聖人能討之孔子雖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實行天子之事也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

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
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
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賄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
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
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勝妾許稱夫人則亂
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
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
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三十一

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
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砒砒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
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
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
淺深獨程氏嘗為之傳然其說甚畧於意則引而不
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
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

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云

以下論
諸傳

元城劉氏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
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才
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
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
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
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
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序論

三十二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
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
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
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
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
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
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
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